

《推销员之死》中的主题节奏

刘 慧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推销员之死》是美国现代戏剧乃至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一直以来,评论文章都集中于探讨该剧主题、表现手法以及它是否正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等,而很少涉及剧本的结构和技巧。本文从其节奏入手,通过分析该剧的人物塑造,进而指出,情节推进的节奏与威利·洛曼在现实和回忆之间节奏性的转换以至最后一步步堕入自己的幻想的吻合,在技巧上深化了主人公在现实社会中无能为力,直至最后梦想破灭这一主题。

【关键词】《推销员之死》;主题;戏剧节奏

【中图分类号】I71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3-0073-03

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推出之后,在百老汇连演742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此外,它还获得了普利策奖、纽约剧评界奖、戏院俱乐部奖等等奖项以及剧评家的广泛好评。这部剧应用了传统的舞台方法,同时也借鉴了实验派作家的某些技巧。米勒把“那些情节安排奇巧的易卜生式剧目的紧凑结构与表现主义者意识流式的自由发挥和被其他实验派剧作家所青睐的心理分析法结合在一起”。^{[2]p175}

《推销员之死》以威利在两天内的活动为主线,同时“紧紧抓住威利的思路作为故事所要采取的形式”,集中表现了主人公内心的失落彷徨以及与外部世界的紧张矛盾状态,而它的副标题“若干悄悄话组成的两幕剧附挽歌”^{[4]p107}的表现形式,不仅威利·洛曼,剧中几个主要角色内心都在现实和梦幻之间转换;而在舞台表现上,则是在幻想与真实交替出现,构成了这部戏在主题上张弛有致的节奏模式。本文将从中从剧中人物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方面来探讨该剧的节奏。

—

凯瑟琳在讨论戏剧节奏时指出,节奏涉及某种对立物之间的交替,“这种交替一般产生紧张和松弛的模式。并且,节奏与内容密不可分;产生风暴与宁静、紧张和松弛的东西很重要”。^{[5]p10}在《推销员之死》中,几个主要人物内心的彷徨,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确立了这部戏人物内心的节奏,而这些节奏又形成了这出戏整体的主题节奏,即主要人物怎样在彷徨中或者毁灭或者觉醒,或者始终执迷不悟。

《推销员之死》紧紧围绕“威利的思绪展开”,以他的内心活动为主线,将其在现实与回忆之间的转换节奏性地层层递进。米勒首先采用了“多重自我”的表现手法来展现出主人公威利·洛曼复杂的心理状态和激烈的心理斗争,他一直在现实与幻想之间

挣扎。该剧的首场中,威利疲惫地回家,告诉琳达自己不能集中精神开车,因为他总是不由自主地陷入对过去的回忆当中。在这一场中,威利不断回忆过去:他想起了与公司最初共事的那几年、小比夫的好人缘、房子周围曾有过的花园以及两个孩子为他擦车的事。而现在的种种都叫他不满:比夫“三十四岁还找不到自己胜任的工作”,父子关系紧张;公寓房子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差;而自己在公司的业绩每况愈下。这些都让威利内心焦躁不安,意识中不断出现过去的好时光。在第一幕第七场中,威利错乱的记忆中出现了第一次哥哥本。本代表了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中冷酷无情的、胜利的一方。他既胆大包天又不择手段,这是威利永远做不到的。后面几场中,每次当他困窘(跟查理争吵,被霍华德解雇)威利就会想到本当时的造访,以及自己如何错失发财的机会。在剧的最后,与早已故去的本交谈之后,威利甚至是满怀希望地孤注一掷。这与本代表的冒险、投机精神有很大关系。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威利种种渴望的化身。而即使他的这种渴望,也带着回忆的面具。威利甚至不敢直面自己的渴望!在现实面前,他“只能被迫走开,或者更是一种溃逃。这既是他的胜利,也是他的失败”。^{[6]p236}

当现实不堪忍受时,威利选择退到回忆中,或者一厢情愿地幻想未来。他不愿意直面现实,因此拿种种谎言搪塞。在第一幕中,当威利听到商界有人取笑他,愤怒地回应,“他们取笑我?到波士顿的法琳商行去,到哈伯商行去,到莱斯塔利商行去。提起威利·洛曼这个名字,看看怎么样吧,赫赫有名!”^{[4]p163}其实威利自己知道,他并没有那么受欢迎,“人们似乎疏远我”,“我笑话说的太多了”。^{[4]p37}这种少有的对自己诚实的时刻是威利过度乐观精神中的一个停顿,使他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得以暂时松弛。而停顿之后威利又

收稿日期:2010-05-10

作者简介:刘 慧(1988-),女,山西吕梁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用更大的谎言来掩饰自己的焦虑。在剧末,威利一家期待的转机都化为泡影,他也越来越严重地沉湎于错乱的回忆中。威利决定自杀为比夫赚取保险金时,都在不自觉地虚构美妙的将来。他把自己的举动当成一个可以深深打动比夫的伟大举措;并且相信比夫拿到钱就会大大胜过伯纳德。威利甚至想象新英格兰和其他地方的老朋友来参加他的葬礼时,比夫将被他的知名度深深打动。而事实上,除了家人和查理一家,谁也没来参加他的葬礼。比夫也并没有打算象威利想的那样用他的保险金进入商界。

威利的内心冲突和焦虑同样在两个儿子身体体现出来。比夫在学生时代是学校瞩目的橄榄球明星,现在已近中年还没有固定职业。而他也同样在父亲的期望和自己的愿望之间犹疑不定。他是一个“诗人,梦想家”。在这点上,他与威利最相似。像他父亲一样,比夫在户外劳动与取得物质成就之间摇摆不定,而且有深深的挫败感。“我不知道前途是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要做什么”。^{[4]21}比夫过分依赖父亲的夸大其词的鼓励,并且喜欢走极端。向奥利弗借款不成时,比夫拿走了他的笔来补偿自己受挫的自尊心。而这一非理性行为让比夫万分懊恼,也认识到了自己一直生活在谎言当中。临近剧终时,他明白自己是个一事无成的“窝囊废”,“不是做老板的料”。经过内心的挣扎,比夫对父亲强加给他的虚幻的梦想有了态度上的转变。这种转变打破了原有的节奏模式,形成以变化为主的新节奏。在剧中则表现为比夫认识到父亲的梦想“完完全全不对头”,决心朝着更成熟,更现实的方向努力。

跟比夫相比,哈比有自己的工作、公寓,打扮漂亮,很会打动女性,看起来也更能适应环境。然而,他并没有象自己夸口的那样,“小手指一拨弄就比他脑筋一动进账的还要多”,而不在乎自己实际只是进货部主任“助理的助理”。他在真实与谎言之间冲突。他勾引别人未婚妻又深深内疚;收取别人贿赂也并非心安理得。他一方面想得到更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喜欢户外生活,痛恨商界的虚伪。哈比告诉比夫“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工作。而且,该死的,我很孤独。”^{[4]23}但是哈比身上矛盾的冲突要小得多。他虽然厌恶自己的某些行为,也决心改变,却并不付诸行动。跟威利一样,他拒绝面对不愉快的事实,经常用谎言掩饰一切。他目睹威利的毁灭,却没有吸取多少教训。体现在哈比身上的是单一的节奏模式,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他偶然倾向于变化却并未行动。哈比在忏悔之后依然拒绝变化,而他也是剧中唯一执迷不悟的角色。

二

《推销员之死》中,主要人物各自的个性都与威利·洛曼内心的某个侧面有关联。威利与他们或远或近的关系成为他在现实与幻想之间转换的诱因,也正是这种关系,使威利越来越深地被错乱的记忆所困。^{[1]p157-174}瑟琳在其著作《戏剧节奏》中说的,节奏在某种意义上是剧中人相互作用之上的戏剧行动或变化。^{[5]p17}

在全剧中,威利与大儿子比夫的关系最复杂微妙。这不仅仅因为比夫撞破他在波士顿跟女人鬼混,使他从此背负着内疚羞愧的沉重负担。从更深刻的意义来讲,比夫代表了威利的梦想。从比夫小的时候,威利就一直把他当做明日之星,确信他会有大出息。他渴望比夫成功,给他灌输一套可疑的成功法则。他甚至默许比夫的小偷小摸行为,认为这是具有“主动精神”的表现。在威利的回忆中,小比夫身上有自己想要灌输给他的一切价值观。他体魄强健,擅长体育,在学校也很受欢迎,这让威利引以为傲。学生时代的比夫也对父亲有强烈的感情,事事希望得到威利的肯定。他为了威利的称赞卖力擦车;热切地盼望和父亲一起去推销,甚至为了父亲不惜在比赛中犯规。正是这个充满希望的比夫与威利关系最为融洽。

而现实中的比夫34岁了,却依然没有固定职业,在西部农场当不定期的雇佣工人,一周赚二十八美元。并且开始怀疑父亲从小灌输给他的那一套。这一时期,威利与比夫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而难以捉摸。连琳达都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你写信说要回来,他就满面笑容,净谈着未来,唉——他真是古怪。等到你回来的日子越靠近,他的情绪也就越不稳定。后来你一到家,他就一直吵,好象对你发脾气。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他不肯跟你开诚布公地谈谈。你们父子俩为什么这样互相有成见?这是为什么?”^{[4]55}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比夫却并没有像父亲期待的那样,进入商界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这位昔日父亲心目中金光闪闪的“大力神赫尔克里斯”现在却事业无成,心情沮丧。威利不能接受褪去了理想光环的比夫,正如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他愤怒地批评比夫一事无成。当比夫表示想在西部当一名木匠时,威利轻蔑地斥责他,“连你爷爷都比木匠强,你白活了”。^{[4]63}而威利以前很乐意比夫跟他一起整修房屋,做手工活。

这种态度上由肯定到否定的转变形成一组节奏模式,表现了威利心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他对理想与现实的态度反映在他跟比夫的关系上。当比夫表现得符合自己的理想,威利就盲目

乐观;当他不尽如人意时,威利变得粗鲁烦躁。然而,不管威利对比夫持什么样的态度,后者都不可避免地深刻作用于他的精神世界。在第一幕第九场,琳达激动地提醒比夫,“比夫,我对天发誓!比夫,他(威利)的生命都掌握在你手里”。^{[4]161}她敏锐地感觉到,威利依然看重比夫,为自己不能帮助儿子成功地步入社会而焦躁恼恨。威利对比夫与其说愠怒,不如说是不安。他的无力感和对比夫的复杂感情恰恰形成了肯定与否定态度之间的平衡,也是威利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威利始终相信比夫的彷徨是暂时的,“他早晚总会成个大人物”“那小子终究会有大出息”,^{[4]170,238}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确信自己和比夫总有一个会成功,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以这种平衡感为基础,米勒安排了戏剧的突转:威利为了让比夫拿到不菲的保险金而自杀。由肯定—否定—更大的肯定的模式形成了围绕理想—现实—理想形成层层递进的节奏。

剧中其他三个象征了威利的理想的人物是:父亲、本和大卫·辛格曼。他们拥有威利一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两周之内成为大人物”的梦幻般的成功。他们出现在威利亦真亦幻的回忆中,和威利的关系相对比较单一。^{[5]117}随着节奏的递进,威利越来越绝望地追逐虚幻的成功,毫不妥协地投入一个毫无价值的目标。

在全剧中,威利与本的内心对话最多。本从根本上象征着威利梦想的根。威利对父亲的记忆很模糊,只隐约记得坐在母亲腿上听父亲吹笛子。威利想知道关于父亲的事情,也想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祖先是什么样的人”。^{[4]148}本描述了他们的父亲“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把全家人扔进大篷车,就赶着车把这帮子人带着跑遍全国,一路上经过俄亥俄、印第安纳、密执安、伊利诺斯和西部各州”,“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家。光一个小玩意,一星期赚的钱就比你这种人一辈子赚

的还要多。”^{[4]149}而笛声也作为背景音乐屡屡出现。正是通过本的描述,威利想象出一个充满冒险精神,聪明灵活的父亲形象,并且引以为豪。

而本对于威利而言,则是一个半传奇,半真实的成功例子,本“十七岁进入非洲丛林,二十一岁出来,并且发了财”,他的一夜暴富对威利来说是直观的刺激。对威利影响也最深刻。威利相信只要有本那样的所谓品质,他和孩子们也能成功。本第一次出现,威利叫自己的两个孩子听他讲发家史,并坚信自己也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他也极力想让孩子们像本大叔一样。而他每碰到失败就深深懊恼当时的拒绝本的邀请去阿拉斯加。本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威利自杀之前。他神经错乱时都在和本交谈,甚至把自己的最后一搏看做黑暗中的“钻石”一本财富的象征。威利把“死亡的图景变成了生命的幻景”,^{[6]40}以自己的死为比夫换取财富。威利对本的崇拜,构成他和本关系“支配性”的节奏。

三

《推销员之死》中的人物塑造显示了该剧的节奏。剧中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与威利心中不同的完美典范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这出戏主题上的节奏。威利的理想、愿望和现实世界形成了他三重意义上的自我。剧作家正是通过剧中人物的安排与刻画一步步地将主题节奏性地展现出来。

《推销员之死》中统一的节奏集中表现了主人公如何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最终走向毁灭。米勒通过安排威利视角的变化,将戏剧主题节奏性地层层展现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剧中突转变化的模式越多,越深刻地表现出主人公一成不变而支离破碎的生活方式。威利意识中矛盾对立的两极——现实和理想,其实都是虚幻的。随着情节的进展,对立的因素指向同一个主题:主人公不切实际的梦想,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梦魇,恰恰变成了他唯一不变的真实存在。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Hadomi, Leah. "Fantasy and Reality: Dramatic Rhythm in Death of a Salesman." *Modern Drama*. 31.2 (June 1988): 157-174. Rpt.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Ed. Janet Witalec. Vol. 179. Detroit: Gale, 2004. 157-174. Literature Resources from Gale. Gale. Southwest iversity. 20 Oct. 2009 <<http://go.galegroup.com/ps/start.do?p=LitRG&u=swnu>>.
- [2] John, Nourse Thellusson. *Arthur Miller's Death of A Salesman and All My Son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7.
- [3] Williams, Raymond. *Modern Tragedy* [M].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4] 阿瑟·米勒. 阿瑟·米勒剧作选 [M]. 陈良廷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 [5] 凯瑟琳·乔治. 戏剧节奏 [M]. 张全全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
- [6] 特里·伊格尔顿. 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 [M]. 方杰, 宸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下转 79 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谭恩美. 喜福会[M]. 程乃珊, 贺培华, 严映微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2] 顾向阳. 《喜福会》中美国华裔女儿的灵魂之旅[J]. 大理学院学报, 2009, 9.
- [3] 程乃珊. 喜福会·母女情深——《喜福会》译后感[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4] 丁子江. 中美婚恋的性学分析[M].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 [5] 于东晔. 女性视域: 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女性话语[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6] 杨春宇. 《喜福会》中的东西方背景下东方女性婚姻价值观试析[J]. 才智, 2009, 31.
- [7] 曹雯. 在优越感与自卑感中挣扎的华裔女性——《喜福会》中的女儿形象[J]. 黄石理工学院学报, 2008, 6.
- [8] 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M]. Ballantine Book. 1989.
- [9] 谭恩美. 喜福会[M]. Selena Ward 导读. 胡向华译.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03.
- [10] 刘慧英. 走出男性的藩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 [11] 陆薇. 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2]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中国古籍出版社, 1998.
- [13] 王芳. 《喜福会》的女权解读[J]. 安徽文学, 2008, 2.

“Loyal Servant” or “Soul Mate”

——A Study of the Role of Wife in Lina and Rose's Marriages

WANG Wei-we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dong, Guangzhou 510320)

Abstract: *The Joy Luck Club* by Amy Tan describes the failed marriage about the American-born Chinese daughters, showing that the impact of the deep-rooted patriarchal culture and the depression on the women and their spirit of resistance and struggle. What's more, it also shows that no matter where it is, in the East or West, pursuit of happy marriage has always been a constant hot topic.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how Lina and Rose, who stand for the second American Chinese women generation, and find out their true happiness.

Key words: *The Joy Luck Club*; Role of Wife; Servant; Soul Mate; Real Place

(责任编辑: 张俊之)

(上接75页)

Dramatic Rhythm in *Death of a Salesman*

LIU Hui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00715)

Abstract: *Death of a Salesman* is considered as a modern classic of the American theater and modern literature. Most critics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plot, theme, Arthur Miller's theatre theory and creative expression. However,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link the themes of this play with its techniqu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theme and techniques in *Death of a Salesman*, and tries to provide a stylistic analysis of *Death of a Salesman*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 rhythmic organization of the play is managed in respect of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play; and tries to prove that the focus of the unifying rhythm of *Death of a Salesman* is the theme of the loss of control by the protagonist over the world in which he lives.

Key words: *Death of a Salesman*; Theme; Dramatic Rhythm

(责任编辑: 张俊之)